**内容比较多，主要是每一小节举了很多例子，演讲者在具体演说时可以有选择性地说。**

汉语在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的影响下，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层面展现出印欧语言特征，这种现象即为汉语欧化。汉语欧化现象始于晚清来华传教士的翻译活动，五四运动时期，众多欧化词汇、句法逐步融入汉语语言体系之中，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语言现象。如今，随着英语教育逐步融入我国基础教育体系，汉英两种语言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愈发频繁，现代汉语不仅在传统的词法，句法层面日渐欧化，其新词的产生，句式的转变乃至整体的进化趋向亦受到不断更新发展的现代英语影响，我们今天探讨汉语欧化语言学特征，把握和归纳当代汉语的演变趋势，培养自己及时发现和规避“语法不通”的“过度欧化”现象的能力，维护汉语的纯洁性和规范性。

在一门语言的体系中，词汇较易受外来语影响，而语法通常具有较强的稳固性，也就是说，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词汇的变化较为显著，而句法的变化则相对更为稳定。以下从汉语的词汇与句法层面来剖析汉语欧化的语言学特征。

**1.1词汇层面**

**1.1.1外来词的植入**

汉语欧化在词汇层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外来词的植入。这些外来词依据不同的翻译策略可归纳为音译词、意译词、直译词。

音译即采用发音近似的汉字将外来语翻译过来，保留了原词的语音。如“咖啡”是“coffee”的音译，“坦克”一词源于“tank”，通过音译手段植入外来词，不仅为汉语增添了新的词汇，还引入了全新的词素，这些词素同样可以与汉语本土词素相融，进而衍生出众多新词汇。如“吧”这一词素，源于英语中的“bar”，它还可以与其他汉语词素结合，成为新的词汇，如“网吧”“贴吧”“迪吧”。直译即采用保留原文内容、形式的翻译方法来翻译外来词汇，如“hot dog”直译为“热狗”。意译则是根据外来词的意义选取适当的汉语语素来构成新词，即按照原语所表达的意思去译。如“vitamin”译为“维生素”，“Easter”译为“复活节”等。此外，还有一种半音半意词，即一部分采用音译，一部分采用意译的外来词，如“ice cream”译为“冰淇淋”，“hula hoop”译为“呼啦圈”等。可见，外来词的植入不仅包括词汇的直接引入，还包括词汇的衍生，大大扩充了汉语的词汇量，凸显了汉语欧化的积极作用。

**1.1.2英文字母的使用**

英文字母独体进入或与其他汉语词素搭配构成新汉语。如我们家中装的“Wi-Fi”，政府报告中使用的“GDP”，街道边开的“KFC”，公司里的“CEO”，电视上收看的“NBA”等都是外来英文字母，它们能直接为我们所用，并已然成为一种习惯用语，而“维生素Ｃ”“ＡＡ制”“５Ｇ”“ＩＴ行业”等词汇不仅不会显得“不中不西”，还保留了一定的异域风格，且符合汉语的经济性原则，内容简短的同时还朗朗上口。

**1.1.3词缀变化**

谢耀基（1990）分析了现代汉语的欧化语法现象，指出现代汉语的多种构词方式中，以词缀法受英语影响最明显。词缀是只能粘附在词根上构成新词的语素，其本身不能单独构成词。英语中有众多的词缀，主要分为前缀与后缀，其中粘附在词根前的词缀为前缀，粘附在词根后的词缀为后缀。这些英语词缀转码为汉语文字时，常采用较为固定的译法，例如将英语中的前缀“anti-”译为汉语中的“反……”，如“anti-war”译为“反战争的”；前缀“macro-”译为汉语中的“宏观”，如“macroeconomics”译为“宏观经济学”；后缀“-ism”译为汉语中的“…主义”，如“terrorism”译为“恐怖主义”；后缀“-ize”译为汉语中的“……化”，如“normalize”译为“常规化”等。众多的英语词缀同样丰富了汉语词汇的表达。

**１．1.4词性变化**

词性变化亦称作词类活用，是指同一个词在不同语境下，起到的语法作用不尽相同。这种现象在古汉语中就已十分普遍。如《荀子·劝学》中“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中的“水”本是名词，在此处则作为动词，意为“游泳”。相比于古汉语，词类活用在近代汉语中使用的频率不高，但受英语的影响，现代汉语的这种词类活用现象多了起来。许多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话语或多或少都带有词性变化的现象。如：

1. 这种做法不科学。
2. 此次的演唱会非常震撼！

例（１）中的“科学”本为名词，即“science”，在此处用作形容词，即“scientific”。例（２）中的“震撼”本为动词，即“ｓｈｏｃｋ”，在此处同样作形容词，即“ｓｈｏｃｋｉｎｇ”。这是因为英语中许多形容词是从动词或名词派生而来，同一词干加不同词缀，词义和词类就会发生变化。而汉语作为非形态语言，词类和词义转变须依靠词汇手段。在移植和翻译英语形容词的过程中，有时只是将名词或动词词干译了过来，却未能用相应的汉语词汇手段表达词缀的意义，这很可能是书面汉语中以名词或动词用作形容词的起因。

**1.２语法层面**

**１．２．１被动语态增多**

被动语态是动词的一种形式，用以说明主语与谓语动词之间的关系。由于英汉思维的差异，英语中被动语态的使用明显多于汉语。究其原因，英语必须用特定的形式标记来表被动语态，即助动词ｂｅ＋动词的过去分词。而汉语表示被动时，不习惯使用“被”字，而是通常借助上下文语境的理解。但随着西方作品的译入，汉语中被动语态的使用呈上升的趋势。至于句式运用，最明显的是表示被动的“被”字句普遍使用起来（谢耀基２００１：１８）。“五四”以后，受西洋语言影响，人们翻译英语被动句时，希望译文尽量忠实于原文，用汉语的“被”字句去对译英语中表示中性或积极义的被动句，致使被动式的范围扩大了，即不再限于不幸或不愉快的事情。例如：

（１）河水被晚霞照得有些微红。

（２）点赞！山西省这１４人被授予第２０届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被晚霞照红”和“被授予……称号”并非不幸或不愉快的事，可见汉语中被动语态的使用范围已不再受限制。

**１．２．２衔接增多**

英语重形合，常用语言形式手段（关系词、连接词、介词等）来实现词语或句子的连接。而汉语重意合，较少借助语言形式手段，而是通常依靠句子顺序与逻辑关系来实现词语或句子的连接。英语中常见的关系词有ｗｈｅｎ、ｗｈｅｒｅ、ｗｈｏ等，用以连接主句与从句。连接词有ａｎｄ、ｂｕｔ、ｏｒ等，介词则有ｗｉｔｈ，ａｂｏｕｔ等，两者都用于连接词与句。英语的造句几乎离不开这些词。汉语中虽也有类似的连接形式，但大多情况下可有可无。由于英语中这些连接形式通过直译的方式保留在译文中，并为读者所接受，这些连接形式在汉语中的使用频率有所增加，致使现代汉语中的形合句比古汉语还多。如汉语关系词“……的时候”（ｗｈｅｎ）和连接词“和”（ａｎｄ）使用频率的增加：

1. 他毕业的时候，收到了那家公司的offer。（When he graduates，hehe receives the offer of the company.）
2. 文房四宝分别为笔、墨、纸和砚。（The Four Treasures of Study are brush,ink,paper and inkstone.．）
3. 介词方面，汉语中的“关于”一词在过去本没有，现代汉语的介词“关于”是由汉语动词“关”和介词“于”组合而衍生的新介词，用于对译英语中的“ａｂｏｕｔ”“ｏｎ”等表关联意义的介词。与之相类似的词还有“对于”“至于”等。如今这类介词的用法已十分常见，用于对事物范围进行限制，如：“关于她的消息，我们也无从得知。”汉语的“在”字也是常用介词。巩雪先、黄立波以浙大汉语译文语料库和兰卡斯特汉语原创语料库为基础，考察了汉语译文句首介词“在”的欧化用法。语料库涉及文本包括新闻类、通用类、学术类与小说类。研究结果表明汉语译文中句首介词“在”的使用频率大大高于原创汉语，欧化倾向较为明显，且在不同文类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进而证实了句首介词“在”用法的增多主要归功于翻译。从翻译角度而言，译文中句首介词“在”的过度使用以及介词短语结构容量的增加，主要是译者对译原文介词短语或其他形式状语成分的结果。
4. **２．３主语增多**

英语是主语突出语言，在英语基本句型中，主语通常是不可或缺的句子成分。即便是汉语中一些习惯上不带主语的句子，如“该出发了”（It's time to go）“九点了”（It's 9 o'clock now）等，英语中也可加上形式主语“ｉｔ”。汉语则不然，汉语是主题突出语言，汉语中有众多的无主句，如果语境中已表明谓语所说的对象是谁，便没有再重复论及主语的必要。但是自“五四”以来，由于大众传媒和翻译文学的影响，欧化的趋势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句子中使用的主语数量增多了。在人称代词的使用上，英语多用替代，而汉语则多用原词重复。由于受到英文原文的影响，汉语翻译文本中通常高频使用人称代词。张威、孙泽瑞基于语料库的量化方法，对《李尔王》的三种译本（梁实秋、朱生豪和彭镜禧三位译者的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将人称代词的使用频率作为评判不同译本欧化程度的准则之一。对比结果表明，梁、朱译本对人称代词的使用高于彭译本，在人称代词的使用上，梁、朱译本的欧化程度高于彭译本。现代汉语中主语的增多，一方面使句意明确，指代清楚，语言精密。另一方面，过多的主语又违背了汉语的语言习惯，导致语言平淡，文风呆板，拖沓冗余。

**1.２．４定语增长**

定语是用来修饰、限定、说明名词或代词的品质与特征的，常用于修饰句子的主语或宾语。在定语的使用方面，汉语与英语也存在差异：英语中定语位置较为灵活，可前置也可后置，而汉语中定语前置居多；就定语长度而言，汉语的定语通常不宜过长，而英语中的长定语句较为常见。倘若这些长定语句按顺序直译，则易造成译文的冗余、复杂。王力（１９８５）在其著作《中国现代语法》中就曾提及汉语中出现的长定语，并认为这是中文欧化的结果。王克非（２００２：４６２）也指出：“跟以前比，受影响的汉语使用更长的定语。”众多的西方译作将原文的长定语句简单地直译下来，进而逐渐为国人所接纳、学习。如今的长定语句已较为普遍，如：

1. 各样颜色的灯光，不仅把壁上的画屏和神龛上穿戴清代朝服的高家历代祖先的画像照得非常明亮，连方块砖铺砌的土地的接痕也看得很清楚。（巴金１９８２：１０７）
2. 父亲就这样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粱地里属于他的那块无字的青石墓碑。（莫言２００３：１）

何烨（２００４）通过对语料（主要是选自１９５６年、１９８２年和２０００年的《北京青年报》）的历时比较，依据连淑能（１９９３）对长定语的界定：等于或大于两个修饰成分的定语为长定语，得出结果：包含长定语的句子在１９５６年语料中有３例，１９８２年语料中仅１例，在２０００年的语料则出现了１１例。长定语句子的上升趋势较为明显。

此外，按照不同学者的说法，汉语语法欧化还包括插入语增多、状语欧化倒装、汉语复合句中偏句后置等现象。

参考文献：

1. 傅敬民,阮雨俊.汉语欧化的语言学特征及其规范[J].当代外语研究,2020(06):121-127+142.
2. 魏红华. 当代书面汉语欧化语法现象分析[D].上海海事大学,2005.
3. 张书萍. 从词法和句法层面浅析汉语网络流行语的欧化现象[C]//.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第十四届研究生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外国语言文学博士论坛论文集.[出版者不详],2021:22-28.DOI:10.26914/c.cnkihy.2021.075471.